

欧 洲 观 察

2014 年第 5 期·总第 108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4 年 5 月 1 日

学术探讨

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

郑春荣

[内容提要] 2013 年 12 月, 德国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 德国进入了“默克尔 3.0 时代”。新政府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表示将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 由此德国外交政策呈现出从恪守克制文化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本文首先论述了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内外背景, 然后分析了其具体内涵和初步实践, 指出了政府内部存在的灵巧地运用各种外交政策手段和扩大军事手段之间的意见分歧。文章在此基础上指出, 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尚处在微调与手段变化之间的状态。最后, 文章论述了德国外交政策成功转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2013 年 11 月初, 正在进行联合执政谈判的基民盟/基社盟(简称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了一份外交政策文件, 其内容后来被纳入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在该外交政策文件以及《联合执政协议》的前言中, 两党表示: “我们希望与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参与建构全球秩序, 并为危机和冲突的解决做出贡献”。¹德国新政府的这一表态, 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德国将推行“进攻型”外交政策², 然而也有学者基于同样的文本认为, 德国新政府宣示的只是“毫无雄心的外交政策”³。耐人寻味的是, 学者们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解读。

无论如何, 一段时间以来, 要求德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 联邦总统高克在其 2013 年 10 月 3 日的德国统一日致辞中指出, 国内外对德国更多参与国际政治的要求在

*本文原载《欧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第 1-14 页。

¹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8. Legislaturperiode, Berlin, 2013, p. 10.

² Hans Monath, “Aus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Offensiver Ansatz in der Aussenpolitik“, *Der Tagesspiegel*, 05.11.2013; “Bereit zur globalen Ordnungspolitik: Koalitions-Strategiepapier fordert offensive Aussenpolitik”, 7.11.2013, <http://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de/fulltext/58728>,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³ Carsten Luther,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Aussenpolitik ohne Ambitionen“, *Zeit-Online*, 05.11.2013, <http://www.zeit.de/politik/2013-11/aussenpolitik-koalitionsverhandlungen-strategie-macht-selbstbewusstsein/komplettansicht>,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增多，德国不应自我矮化，而是应认识到，在充满危机和变革的国际体系中，新的责任落到了德国身上。⁴这一“责任论”很好地呼应了此前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以及德国美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发布的题为《新力量、新责任——德国在变革中的世界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素》的文件。该文件是在德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资助下、由来自德国外交政策领域各类机构的 50 多位高级官员和学者经过近一年（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9 月）的讨论拟定的，其核心思想是，德国对维护国际秩序有着巨大的兴趣，为此必须作为国际体系的领导力量之一在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⁵

在 2013 年 12 月 17 日德国新政府成立、默克尔第三度当选总理，由此德国进入“默克尔 3.0 时代”之后，德国政要更是利用各种场合释放德国外交政策需要调整的信号，最为明显的体现是，2014 年 1 月底在第 5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联邦总统高克、联邦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联邦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之间相互配合的“三重奏”。⁶其中，高克在其开幕致辞中，明确要求重新定向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政治中，“德国应作为良好伙伴，更及时、更坚决和更切实地投入”。⁷上述话语表明，德国外交政策正呈现出从恪守克制文化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⁸

结合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所呈现出的调整的新动向，本文旨在分析德国外交政策开始重新定向的内外背景，以及这种调整在具体内容和迄今实践中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只是一种粉饰，还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并非深刻的重新定向，那么，又有哪些因素制约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大幅调整？

一 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内外背景

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有着深刻的内外背景，具体可以从德国国内、欧盟和国际层面进行分析。从德国国内看，首先是联盟党更换了联合执政伙伴。毋庸置疑，外交政策的调整、尤

⁴ Der Bundespraesident, “Die Freiheit in der Freiheit gestalten”, Festakt zur Deutschen Einheit 2013, Stuttgart,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Joachim-Gauck/Reden/2013/10/131003-Tag-deutsche-Einheit.html>, last accessed on 15.12.2013.

⁵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See also Hans Georg, “Die Neuvermessung der deutschen Weltpolitik. Von einer ‘Gestaltungsmacht im Wartestand’ zu einer Führungsmacht”, 25.10.2013, <http://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de/fulltext/58720>,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在此之前，另一份引起较大关注的是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青年外交家工作小组于 2011 年 8 月发布的外交政策研究报告，他们在其中敦促德国在继续与西方军事联盟保持紧密合作前提下提升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See Arbeitskreis Junge Aussenpolitik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Perspektive 2020. Empfehlungen fuer eine aktiv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Sankt Augustin/Berlin, 2011.

⁶ “Deutschlands Befreiungsschlag”, 31.01.2014, <http://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de/fulltext/58788>, last accessed on 05.03.2014.

⁷ 50. Mue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 Eröffnungsrede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uendnissen” des Bundespraesidenten, Muenchen, 31. Januar 2014.

⁸ “Steinmeier plaediert fuer eine aktivere deutsche Krisenpolitik”, *Die Zeit*, 30.01.2014.

其是根本性的变化往往伴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而发生，后者会对国家所处环境有着不同的认知，并因此提出新的议程。当然，同一政府认识到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案例也同样存在。具体到德国此前由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任外交部长的自民党人韦斯特韦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缺少外交技巧的形象，最显著的是德国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有消息称，韦斯特韦勒曾一度考虑在安理会投反对票，最后在总理默克尔的要求下，德国政府才投了弃权票。⁹总体上，在过去四年，作为反对党的社民党一再批评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指责他僵守克制文化，在例如伊朗、近东、叙利亚等危机中没有充分利用德国的行动余地和潜在影响力。¹⁰因此，把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归因于联盟党的联合执政伙伴由自民党更换为了社民党，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毕竟 2009 年《联合执政协议》中所包含的“克制文化”字眼¹¹在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不见了踪影。但是，这种“政党差异说”缺乏足够说服力。有观察家指出，本届大联合政府公开宣示“大国雄心”，是 2005-2009 年的上一届大联合政府文件中也不曾有过的。换言之，同样是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的联合执政，如今的“默克尔 3.0 时代”相较于“默克尔 1.0 时代”，其执政协议描绘的是一个更为自信的德国的角色。¹²

毫无疑问，这种“自信”源于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总统高克在其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表示：“这是一个良好发展的德国，是我们迄今所拥有的最好的德国”。¹³《新力量、新责任》文件也做出了同样的研判：“德国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裕、安全与自由。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均拥有更多力量和影响力，为此，它也就产生了新的责任”。¹⁴的确，正如德国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前言中所描绘的，德国经济已经连续四年增长，在经历了 2009 年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负增长 5.1% 后，2010 年和 2011 年德国经济迅速反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 4% 和 3.3%。虽然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增幅收窄（分别为 0.7% 和 0.4%），但依然处在增长轨道上。此外，2012 年和 2013 年均实现了财政平衡。与此同时，德国的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失业率在 2012 和 2013 年均 7% 以下，失业人

⁹ Dieter Dettke, “Germany Says ‘No’ Again”, *AICGS Advisor*, April 22, 2011.

¹⁰ Hans Monath, “Aus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Offensiver Ansatz in der Aussenpolitik“, *Der Tagesspiegel*, 05.11.2013.

¹¹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17. Legislaturperiode, p. 124.

¹² Johannes Leithaeuser,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Berlin will die globale Ordnung ‘aktiv mitgestal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05.11.2013,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koalitionsverhandlungen-berlin-will-die-globale-ordnung-aktiv-mitgestalten-12649767.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¹³ 50. Mue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 Eröffnungsrede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uendnissen” des Bundespraesidenten, Muenchen, 31. Januar 2014.

¹⁴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 2.

数低于 300 万。¹⁵

德国经济近年的良好表现，放到欧盟层面更显得“一枝独秀”。即使考察德国经济增长放缓的 2012 年和 2013 年，从欧洲相比较依然表现良好。例如，在这两年，欧元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了 0.7% 和 0.4%，欧盟则在 2012 年平均下跌 0.4% 的基础上在 2013 年实现持平。德国是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之锚”，¹⁶因此，德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力量”。¹⁷这种“不可或缺”在法国衰弱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炫目。欧债危机爆发后，德法之间原有的“不对称的对称”¹⁸格局被打破，传统法德轴心的天平向德国倾斜。¹⁹伴随着欧洲其他国家的衰弱，德国被从幕后推到了前台，必须作为“唯一的领导力量”²⁰承担起领导角色，哪怕它至今表现出的只是一个“不情愿的霸权”。²¹

德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体现在安全政策领域，在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大的危机和冲突（例如叙利亚、近东与中东、非洲或东欧的危机）日益迫近欧洲边界，德国也能直接感受到它们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德国和欧洲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寄希望于美国帮助欧洲解决其周边的冲突。美国对欧洲和世界的兴趣并未丧失，但美国出于政治、财政以及心理上的疲乏，没有能力也不想再“无处不在”。因此，美国未来在全球的投放会更加有选择性，它对伙伴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²²换言之，无论德国和欧洲是否愿意，它们必须更多地自己承担维护欧洲安全的作用。²³

由此可见，德国联合执政伙伴的更替、经济实力的上升、包括在欧盟内领导力的凸显，以及美国的战略东移和收缩，这些国内、欧盟和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为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型开启了“时机之窗”。

二 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其初步实践

虽然德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其外交政策尚在塑造中，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联合执政协议》以及德国政要的言论中，看出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端倪，而且某些政策表述已经初步付诸实

¹⁵ 数据均来自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http://www.destatis.de/>，下同。

¹⁶ Adam S. Posen, “The Euro Payoff”, *IP Global Edition* 2/2011, p. 29.

¹⁷ Timothy Garton Ash, “Everywhere, the European project is stalling. It needs a new German engine”, *The Guardian*, 15.06.2011.

¹⁸ Stanley Hofmann, *The European Sisyphus: Essays on Europe 1964-1994*, Boulder CO, San 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¹⁹ 参见郑春荣：《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欧洲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1-16 页。

²⁰ Gisela Mueller-Brandeck-Bocquet, “Deutschland – Europas einzige Führungsmach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10/2012, pp. 16-33.

²¹ William E. Paterson, “The Reluctant Hegemon? Germany Moves Centre St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JCMS)*, 2011 Volume 49 Annual Review, pp. 57-75.

²²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 5.

²³ “Es wird zu Recht von uns erwartet, dass wir uns einmischen.“ 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m Interview zu den Grundzügen seiner Außenpolitik. *Sueddeutsche Zeitung*, 30.01.2014.

践。

（一）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内容

《新力量、新责任》文件已经指出，至少与其经济实力、地缘政治分量和国际声誉相比，德国至今更多的是有选择地且犹豫地采取建构或倡议行动。文件因此认为，德国仍是一个处于“待机状态”的建构力量，并要求德国将来更经常地发挥领导作用。²⁴

与此要求相呼应，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表示，德国愿意在其利益和价值引导下²⁵积极参与建构国际秩序，充当建构公正国际秩序方面的一个良好伙伴。正如总统高克所言，维护目前极其有利于德国的国际秩序，并使之具有面向未来的能力，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这是因为德国全球化程度超平均水平，因此，它也超平均水平地受益于和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²⁶值得关注的是，《联合执政协议》中充斥着“责任”的言辞，德国不仅表示愿意面对“国际责任”，还表示愿意承担起“欧洲政策的责任”。而且，德国愿意在联合国层面承担更多责任，包括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虽然其长远目标是为欧盟谋求一个常任席位。

此外，《联合执政协议》坚持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一方面，德国依然把欧洲一体化事业视为最重要的任务，并表示将作为可信赖的伙伴在欧洲扮演促进一体化的角色，包括采取增强和深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倡议。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致力于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欧洲武装力量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可以继续发展成为一支议会监督下的欧洲军队；另一方面，虽然协议指出，欧美之间鉴于“窃听门”事件的影响需要重建信任，但协议还是表示要增强跨大西洋关系和北约的作用，并认为计划中与美国签订的自贸协定（TTIP）是深化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项目之一。

最后，在危机与冲突的解决的手段方面，《联合执政协议》虽然表示联邦国防军是一支行动军（Einsatzarmee），在将来也需要投入海外行动，但是协议明白无误地表示，外交手段、和平地规制冲突和发展合作手段是占据主导地位。²⁷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总统高克、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之间或者说社民党与基民盟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社民党想要增强危机预防，并为此利用和扩大外交手段，用施泰因迈尔的话说，虽然他并不排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手段，但他表示，德国将继续保持克制，只是军事克制不能被

²⁴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 9.

²⁵ 此前，德国曾就外交政策中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See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twortet in der ZEIT auf einen Beitrag von Joerg Lau. Debatte zu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Raus aus der Moralecke!”, *Die Zeit*, 28. Februar 2013. 在《新力量、新责任》文件中，德国外交政治精英就此达成的共识是：价值与利益之间的目标冲突短期里常常不可避免，必须在具体个例里加以均衡，但是长期里，价值导向是一种关乎生存的利益。See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 9.

²⁶ 50. Mue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 Eroeffnungsrede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uendnissen” des Bundespraesidenten, Muenchen, 31. Januar 2014.

²⁷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17. Legislaturperiode, pp. 156-183.

误读为置身事外的原则，²⁸他主张推行“灵巧外交”（kluge Diplomatie），具体是指更积极、更富有创意、更勇敢和更全面地利用外交政策“工具箱”，²⁹以便更早、更实质性地和更坚决地采取行动；³⁰而基民盟赞成增强联邦国防军参与国际行动——德国目前在三大洲的 11 个国家派驻有约 5000 名士兵，并希望提高德国在危机地区的军事干预能力。总统高克也倾向于此立场，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援用了《新力量、新责任》报告中的意见，他表示，如果有破坏者对现有国际秩序提出质疑或违反国际基本规范，那么，德国必须愿意且有能力和能力采取行动，包括运用军事力量，或至少能以军事力量相威胁；³¹社民党和基民盟的立场差异还在于，基民盟想要重新反思联邦议院对联邦国防军外派的授权，以便提高德国作为可靠伙伴参与军事行动的能力，但社民党不愿放松议会的批准权。³²《联合执政协议》中的表述也体现了这种意见分歧：一方面，协议表示德国即使在其伙伴合作和任务分工增多的情况下，也要确保议会参与德国士兵外派的决定。另一方面，协议表示将设立一个委员会，用于审查如何在进一步一体化和任务增多情况下确保议会的权利³³。

（二）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初步实践

在 2013 年 12 月 19 日和 20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默克尔总理要求在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引入有约束力的、促使成员国进行结构改革的“增长、就业与竞争力伙伴协议”，但是相关决定最终被推迟到 2014 年 10 月，不过，各国确定了伙伴协议的基本原则。从中可以看出，在推动欧盟各国深化改革的议题上，德国新政府并未放松其立场。另外，此次峰会也是五年来欧盟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首次商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要求加强在派兵到危机地区以及军备项目上的合作。落实在具体项目上，欧盟将在 2020-2025 年期间开发出一款欧洲无人机，德国已经表示参与此项目。³⁴

在国际危机与冲突应对中，德国显示出一些新的行动迹象。例如，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

²⁸ “Es wird zu Recht von uns erwartet, dass wir uns einmischen.” Auss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m Interview zu den Grundzuegen seiner Außenpolitik. *Sueddeutsche Zeitung*, 30.01.2014.

²⁹ “Nur wer sich einmischt, kann was bewegen”, Bundesausse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ueber die Bedeutung der Europawahl und kluge Diplomatie, 07.03.2014, <https://www.deutschland.de/de/topic/politik/deutschland-europa/nur-wer-sich-einmischt-kann-was-bewegen>, last accessed on 12.03.2014.

³⁰ Germany’s Foreign Minister at Brookings on Snowden, TTIP and Ukraine, February 28, 2014.

³¹ 50. Mue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 Eroeffnungsrede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uendnissen” des Bundespraesidenten, Muenchen, 31. Januar 2014. See also SWP and GMF, *New Power New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of a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 a changing world*, Berlin, 2013, p. 17. 后一份文件即《新力量、新责任》把德国的战略关系分为三类，包括盟友（allies）、挑战者（challengers）和破坏者（spoilers）。其中，文件把中国和俄罗斯等都列为挑战者。另外，需指出的是，对于是否军事行动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才能采取，还是在例外情况下没有联合国授权也能采取，这是参与战略报告撰写的学者间的唯一分歧。

³² Jochen Bittner and Matthias Nass, “Aussenpolitik. Kurs auf die Welt”, *Die Zeit*, 06.02.2014.

³³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17. Legislaturperiode, p. 177.

³⁴ “EU-Gipfel in Bruessel. Daempfer für Merkel und Hollande”, *tagesschau.de*, 20.12.2013,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u-gipfel156.html>, last accessed on 20.01.2014.

表示,德国愿意并有能力在德国境内处理在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过程中产生的类似工业废料的剩余物质。³⁵而且,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释放出信号,德国将派遣“奥格斯堡”号海军驱逐舰到地中海,用于支持在那里销毁叙利亚化武的舰船。³⁶施泰因迈尔还进一步表示,届时将争取联邦议院对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的授权,使其至少在形式上成为作战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不能排除德国士兵使用武力。在分析人士看来,德国此番表态的真正目的是配合其外交政策调整,显示其军事力量,而参与销毁化武这样的裁军行动,可以让国内对联邦国防军参与海外行动持怀疑态度的人闭嘴乃至慢慢习惯。³⁷

与此同时,德国计划增强其在非洲的军事行动。2014年2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已经批准了把参加欧盟马里训练行动(EUTM Mali)的德国士兵上限从180人提高至250人的授权。³⁸另外,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还计划在欧盟军事行动框架里向中非共和国派遣一架医疗运输机,用于疏散受伤的士兵。³⁹但德国拒绝派遣士兵参与那里的作战行动。鉴于法国一直积极在非洲开展军事行动,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表示德国将增强其在非洲的军事行动,这无疑可看作德国对法国的暗示,意味着德国有意愿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与法国加强合作,这一点也体现在冯德莱恩的相关表态中:“如果一部分国家始终在军事行动方面谨慎克制,而另一些国家毫无协调地向前冲锋,那么,欧洲在全球力量的博弈中就无法前进”。⁴⁰但是,正如以上所述,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对于冯德莱恩扩大德国在危机地区军事行动的计划持有不同意见。

乌克兰危机被视作德国新政府开展其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一次良机。在危机一开始,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制裁乌克兰政府以迫使其接受反对派改革要求的呼吁,并开启了一系列针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行动,同时试图推动经其挑选的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作为合法的谈判伙伴。为此,2014年2月中旬,默克尔总理和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邀请他们访问柏林并举行了闭门会议。其后,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波兰与法国外交部长赴基辅积极斡旋,终于促使乌克兰冲突各方达成了协议,虽然由于独立广场委员会违反协议,使其失效,但施

³⁵ “Konflikte: Syrische Chemiewaffen werden in Niedersachsen vernichtet”, *Focus Online*, 09.01.2014, http://www.focus.de/regional/niedersachsen/konflikte-syrische-chemiewaffen-werden-in-niedersachsen-vernichtet_id_3526824.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德国表示愿为销毁叙利亚化武提供帮助”, 新华网, 2014年1月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09/c_118905201.htm,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³⁶ “Plaene fuer Mission im Mittelmeer. Bundeswehr vor neuem Auslandseinsatz”, *tagesschau.de*, 12.02.2014,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auslandseinsatz102.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³⁷ Christin Berhold and Christian Stache, “Ueber ‘Augsburg’ zur Weltmacht – Vernichtung syrischer Chemiewaffen oder militaerische Machtprojektion?” *IMI-Standpunkt* 2014/010, 24.02.2014, <http://www.imi-online.de/2014/02/24/ueber-augsburg-zur-weltmacht-vernichtung-syrischer-chemiewaffen-oder-militaerische-machtprojektion/>, last accessed on 10.03.2014.

³⁸ “Bundestag stimmt erweitertem Mandat fuer EU-Trainingsmission in Mali zu”, 20.02.2014, <http://www.bmvg.de/>, last accessed on 10.03.2014.

³⁹ “Von der Leyen fuer mehr internationales Engagement. Bundeswehr soll verstaerkt ins Ausland”, *tagesschau.de*, 26.01.2014,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vonderleyen-bundeswehr100.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⁴⁰ 同上书。

泰因迈尔的斡旋还是避免了乌克兰陷入内战的深渊。在乌克兰反对派上台组成临时政府以及俄罗斯派军进驻克里米亚半岛后，德国面对俄罗斯也较之以往表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例如默克尔与普京通电话，指责俄罗斯干预克里米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在默克尔的劝说下，普京接受了她提出的立刻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领导下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小组的建议，⁴¹该建议在后来也得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奥巴马政府威胁将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但德国始终强调乌克兰问题的解决需要俄罗斯，主张保留八国集团峰会这一为数不多的与俄罗斯的对话平台，最后德国的立场得到了贯彻。在欧盟内部，在主张制裁的北欧和东欧国家与表现克制的英法两国和南欧国家之间，德国也扮演了一个调解者的角色；德国始终积极寻求通过对话化解政治危机，反对过早地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但也表现出倘若俄罗斯不为所动，愿意采取制裁措施的立场。在建立国际联络小组的努力暂时夭折之后，欧盟各国国家与政府首脑在3月6日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的初步制裁措施，包括终止关于简化签证政策的双边会谈。默克尔也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采取有损克里米亚半岛局势稳定的措施，例如采取军事行动，欧盟将加大制裁的力度，包括限制俄罗斯政要入境、冻结账户乃至采取全面的经济制裁措施等。⁴²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决定“脱乌入俄”后，欧盟已经采取了第二阶段的制裁措施。在美国、欧盟和德国极力要求下，俄罗斯终于在3月21日同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向乌克兰派驻观察团。总体看来，德国利用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中积极开展各种缓和危机的外交行动，其中，德国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对话和外交斡旋，但一旦突破底线，德国也不惮以制裁相威胁，而军事行动始终被排除在考量之外。迄今，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了较之以往更多的自信、独立和强硬，给观察家的总体印象是，美国把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领导角色交给了默克尔。⁴³有学者甚至表示，借助于德国作为欧盟内关键国家的角色及其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德国是唯一能够挫败或牵制俄罗斯所怀有的宏大地缘政治雄心的国家。⁴⁴

三 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变化的特征

从以上德国“默克尔3.0时代”的外交政策的内容表述和初步实践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出现了变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节援用赫尔曼（Charles F. Hermann）的分类，他认为外交政策至少包含以下四种分级的变化水平：（1）微调（Adjustment Changes）：变化发生在付出的水平高低和/或对象范围上，但外交实践的手段和目标未发生

⁴¹ “Krim-Krise: Merkel wirft Putin Verletzung des Voelkerrechts vor”, *Der Spiegel*, 02. 03.2014.

⁴² “Reaktionen auf Ukraine-Krise. Leichte EU-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tagesschau.de*, 06.03.2014,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u-sondergipfel100.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⁴³ Sebastian Fischer, “Ukraine: USA geben Fuehrungsrolle in Krim-Krise an Merkel ab”, *Spiegel Online*, 12.03.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ukraine-krise-usa-erwarten-von-merkel-fuehrung-a-958140.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3.2014.

⁴⁴ Mitchell A. Orenstein, “Get Ready for a Russo-German Europe. The Two Powers That Will Decide Ukraine’s Fate — and the Reg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 9, 2014.

改变；(2) 手段变化 (Program Changes): 这是指追求目标或应对问题的方法或手段发生了变化, 但目标未变。和倾向于量变的“微调”不同, 这是一种质变, 包含了国家所采取的新手段, 例如通过外交谈判而非军事力量来追求目标, 反之亦然；(3) 问题/目标变化 (Problem/Goal Changes): 外交政策最初指向的问题或目标被替代了或干脆放弃了, 换言之, 外交政策的目标本身发生了变化；(4) 国际导向变化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hanges): 外交政策最极端的变化是某行为体对世界事务的整体导向发生了重新定向。上面几种程度较低的变化一般涉及行为体对某一议题或特定其他行为体的变化, 而国际导向变化是行为体国际角色和行为的一种根本转变, 不是一项政策而是多项政策或多或少同步发生了改变。赫尔曼把后三种变化都归入重要的外交政策重新定向范畴, 并表示, 在实证上要对这三种变化进行可靠地区分并不容易。⁴⁵

德国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导向的表述是, 德国要在全世界范围致力于和平、自由与安全、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人权的贯彻、国际法的适用以及可持续发展与减贫。⁴⁶显然, 这样的国际导向由来已久, 谈不上是新的内容。而且, 德国致力于解决危机和冲突或者德国促进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目标也只是延续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即使目前执政协议充斥的“责任论”, 也是德国统一后政要嘴边的“常用表白”, 甚至于在两德统一前“责任论”已经“流行”, 只不过, 统一前后“责任论”的内涵发生了扭转: 统一前的“责任论”是指德国应作为和平力量摒弃任何旧有形式的强权政治, 而统一后, 随着德国实力的提升, “责任论”的意涵转向了反面, 由此, “承担责任”的要求不再是军事克制的同义词, 而是意味着德国要施加影响, 并因此也必须参与军事行动。⁴⁷

和“责任论”不同, 《联合执政协议》中包含的“积极参与建构全球秩序”的宣示是一个新的动向, 然而, 我们并不能依据这一相对模糊的政治言辞作出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面对的问题发生了转变的判断。作为“贸易国家”, ⁴⁸维护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始终是德国的利益所在, 唯一的变化是, 德国不愿像以往那样只是做国际秩序的旁观者和受益者。这里的核心问题是, 德国准备采取怎样的手段去积极建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 德国新政府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目前在并行运用两种手段: 一方面, 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领导下的外交部主张尽早且充分地利用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各种外交手段, 这一理念在乌克兰危机的斡旋和应对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 国防部长冯德莱恩领导下的国防部要求增加联邦国防军参与国际行动的规模, 期间, 德国已经增强了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但

⁴⁵ Charles F. Hermann, “Changing Courses: 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1 (March 1990), pp. 3-21, here pp. 5-6.

⁴⁶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17. Legislaturperiode, p. 168.

⁴⁷ Rainer Baumann and Gunther Hellmann, “Germany an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tal War’, the ‘culture of Restraint’, and the Quest for Normality”, *German Politics* 10:1, April 2001, pp. 61-82, here pp. 71-72.

⁴⁸ Michael Staa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0.

必须看到,目前增加投放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虽然德国承担军事行动的意愿在上升,但并不能得出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事化”的判断,更何况军事行动的增加只是相对于上一届联盟党和自民党之间的黑黄联盟而言,毕竟此前德国还曾参加过科索沃和阿富汗行动,⁴⁹投入的联邦国防军人数最多时曾超过 11000 人。

总体来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到目前为止是“政治言辞多于实质内容”,更多的是“外交攻势”而非“军事攻势”。⁵⁰如果参照前述赫尔曼对外交政策变化水平的分析,德国外交政策目前出现的新动向可以界定在微调和手段变化之间。

德国一直以来、包括统一后习惯于运用自己的软实力来施加影响,虽然对于硬实力(经济实力乃至军事力量)的运用时有增强,但总体上缺乏自觉和自信。但德国新政府若想组合软硬实力,继而发挥出巧实力,⁵¹仍需应对诸多挑战。

四 德国外交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

德国对外关系协会(DGAP)会长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大声疾呼,德国早就到了“跳出自挖的外交政策连续性陷阱”的时候,这是因为,无论德国是否愿意,它都是一个必须承担全球责任的建构力量。⁵²然而,当德国外交政策精英表现出准备调整现有外交政策的时候,就有学者例如汉斯·W·毛尔(Hanns W. Maull)警告说,德国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他指出,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建构潜力事实上已经出现结构性下降,而且这种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此外,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脆弱的。⁵³那么,到底有哪些制约因素使得德国只能是“不情愿的建构力量”⁵⁴呢?

首先,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即经济实力,能否在未来延续,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欧债危机及其负面影响尚未过去,以及作为出口大国的德国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大。更重要的是,欧洲在全球力量格局中总体上呈现衰弱的趋势。根据经济

⁴⁹ 参见郑春荣:《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14页。

⁵⁰ Christian Thiels, “Mue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Kaum mehr als Lippenbekenntnisse”, *tagesschau.de*, 01.02.2014, <http://www.tagesschau.de/kommentar/sicherheitskonferenz-kommentar100.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⁵¹ Richae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Prepublication draf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7. 有学者认为德国统一后已经做到运用巧实力,这一判断在笔者看来过于乐观,因为若果真如此,德国新政府就没有必要对外交政策做出反思和调整。See William R. Patterson, “Smart power in reunified Germany”, *Journal of Power*, Vol. 1, No. 3, December 2008, pp. 339-354.

⁵² Eberhard Sandschneider, “Deutsche Aussenpolitik: eine Gestaltungsmacht in der Kontinuitaetsfalle – Essay”,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10/2012, 05.03.2012.

⁵³ Hanns W. Maull, “Deutsche Aussenpolitik: zwischen Selbstueberschaetzung und Wegducken”, *GIGA Focus*, Nummer 1, 2014.

⁵⁴ Stefan Mair, “Deutschland: Gestaltungsmacht wider Willen”, in Josef Braml, Stefan Mair and Eberhard Sandschneider (eds.), *Aussenpolitik in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krise*, Mue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12, pp. 125-136.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 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从长期预测看，德国在未来 50 年后，即到 2060 年，它将从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下滑到第十位，被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法国赶超；在未来 50 年，德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仅为 1.1%，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将从现在的 4.8% 降至 2.0%，跌幅将超过 58%，这将是所有国家中的最大跌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因为新兴国家的竞争与赶超，德国自身人口的老齡化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估计，德国到 2060 年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相对于 15-64 岁人口的比例将几乎翻倍到 60%。而外来移民的流入并不能弥补这一缺口。⁵⁵

从军事实力资源看，根据国际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德国的军费开支从两德统一以来持续下降，减幅大于英法两国，而且，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英法的国防支出也比德国高不少。⁵⁶从欧盟军费开支中的占比看，德国也是三国中最少的。⁵⁷而且德国未来数年的国防预算也更多地呈现降低的趋势。⁵⁸另外，更多出于预算瓶颈原因而于 2010 年实施的联邦国防军改革，不仅削减了兵力，而且，志愿兵役制取代义务兵役制后，联邦国防军更是遭遇了新兵招募难题。虽然新政府表示要推行联邦国防军的“魅力攻势”，例如提高士兵子女福利待遇，来增加联邦国防军的家庭友好性，但其实际效果无法让人期待过多。

虽然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表示要增强德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个计划会遇到国内民意的阻挠。在德国趋势调查中，有 61% 的受访者拒绝扩大联邦国防军参与国际危机地区的行动，只有 30% 的人对此表示赞同。⁵⁹

事实上，德国在实力资源上的强势在于其软实力，具体包括其良好的国际形象、成功的经济治理理念和在诸多领域的榜样作用等，但这些资源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构建而言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有效，尤其软实力发挥作用是以硬实力的存在为基础的。因此，通过“灵巧外交”也只能部分弥补上述潜在的硬实力缺陷。⁶⁰

⁵⁵ “OECD-Studie: Deutschland wird zum groessten Verlierer der Welt”, *Die Welt*, 10.11.2012, <http://www.welt.de/wirtschaft/article110874514/Deutschland-wird-zum-groessten-Verlierer-der-Welt.html>, last accessed on 10.01.2014.

⁵⁶ 2012 年，德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法国占 2.3%，英国占 2.5%。和德国不同，英国和法国达到了北约确定的国防预算至少为国内生产总值 2.0% 的目标。Se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last accessed on 10.03.2014.

⁵⁷ 但德国出售的武器却多于英法两国：德国是全球常规武器第三大出口商，在过去 5 年占全球市场的 11%，落后于美国的 30%，俄罗斯的 23%，高于法国的 7% 和英国的 4%。正因为德国军费开支少但武器出口多，有学者称德国是“地缘经济强权”。See Hans Kundnani, “Paradoxon Deutschland. Eine geoeconomische Macht in der Zwickmuehl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6, November/Dezember 2011, pp. 62-67.

⁵⁸ “Regierungsentwurf zum Bundeshaushalt 2014 und zum Finanzplan des Bundes 2013 bis 2017”, 22.07.2013,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DE/Monatsberichte/2013/07/Inhalte/Kapitel-3-Analysen/3-1-regierungsentwurf-bundeshaushalt-2014.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⁵⁹ “DeutschlandTrend im ARD-Morgenmagazin. Mehrheit gegen mehr Auslandseinsatze”, *tagesschau.de*, 31.01.2014,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deutschlandtrend2146.html>,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⁶⁰ Hanns W. Maull, “Deutsche Aussenpolitik: zwischen Selbstueberschaetzung und Wegducken”, *GIGA Focus*,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mail@sies-cn.org

最后,除了德国历史上形成的克制文化,使得德国国内对推行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缺乏社会接受度以外,德国若真的能成功重振其外交政策,势必将更明确地定义和追逐其自身利益,而这是那些对德国的不作为抱怨最多的欧洲国家也难以接受的。⁶¹因此,如何在一个德国化的欧洲中避免出现“新德国问题”,⁶²是德国以及欧洲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五 结语

德国进入“默克尔 3.0 时代”后,利用有利的内外背景条件,显示出准备从恪守克制型外交政策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端倪,这既包括更加积极地运用各种外交手段,也包括扩大军事手段的运用。但必须看到,德国政府内部迄今并未就两种手段运用上的关系达成共识。

如前所述,德国要成功实现外交政策的转型,如何获得德国国内民意的支持,是德国新政府面临的一项要务。德国民众如今普遍安于保持现状,怀有不求变的心态,希望德国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低调以避免出现对其经济利益不利的对抗局面,尤其反对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按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观点,在德国,有那么些人利用德国的历史罪责,来证明德国拥有一种成问题的“视而不见的权利”。⁶³因此,德国政治精英急需就德国未来应承担的责任和能力展开公共讨论,⁶⁴以此克服民众和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的认识上的鸿沟。德国联邦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三重奏”可以被视为与此相应的“公关”与“启蒙”行动。

不过,截至目前,虽然可以判断,两位政府阁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表态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默认,但是,默克尔本人并未明确发声。这符合她一贯的静观其变的处事风格。但是,鉴于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她在以往更多地推行“默克尔主义”(Merkel doctrine),⁶⁵即不干预却出售武器,因此,她是会响应政治精英的呼声,还是会更多地迎合民意,还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默克尔 3.0 时代”的德国迎来了实现其地缘政治雄心的“时机之窗”,鉴于

Nummer 1, 2014; Thomas Kleine-Brockhoff and Hanns W. Maull, “Der ueberforderte Hegemon. Ziele und Grenzen deutscher Mach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1, pp. 50-61.

⁶¹ Mark Leonard, “The revenge of the German elite”, February 4, 2014, http://www.ecfr.eu/content/entry/commentary_the_revenge_of_the_german_elite, last accessed on 01.03.2014.

⁶² Timothy Garton Ash, “The New German Ques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5, 2013.

⁶³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acht, Moral und Menschenrechte. Ueber Werte und Interessen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Internationale Politik* 4, Juli/August 2013, pp. 116-127.

⁶⁴ 施泰因迈尔在德国外交部的就职演说中就表示,将就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寻求与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的对话, See Rede von Auss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ei der Amtsuuebergabe im Auswaertigen Amt am 17. Dezember 2013, Berlin, 17.12.2013.

⁶⁵ Konstantin von Hammerstein et al., “Die Merkel-Doktrin”, *Der Spiegel* 49/2012, p. 40. 也有学者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默克尔主义”: Joachim Krause, “Gibt es eine Merkel-Doktrin? Nein. Nur eine etwas ueberhitzte Ruestungsdiskussion in Deutschla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anuar/Februar 2013, pp. 100-105.

德国的实力资源的基础具有不可测性和脆弱性，因此，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若本届德国政府未能成功实现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列车就将永远地开走了”。⁶⁶

（作者简介：郑春荣，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教授、所长）

简讯

* 4月1日上午，应学会邀请，前欧盟驻华安高胜大使访问学会，并就欧洲一体化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与徐明棋、郑春荣、戴启秀、张海冰、曹子衡、刘丽荣、叶雨茗、杨海峰、王磊、王璐等座谈交流。

* 4月2日下午，学会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解放日报联合举办专家座谈会，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欧洲之旅的亮点和成果进行座谈交流。会议由副会长郑春荣主持，伍贻康、徐明棋、曹子衡、叶江、张永安、肖云上、戴启秀、张骥、方晓、杨海峰出席。

* 4月11日上午，学会举办专题讲座，由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徐明棋研究员主讲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情况。

* 4月16日下午，学会顾问、前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来学会就乌克兰局势作专题报告。

* 4月17日下午，德国全球与地区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周云博士访问学会，就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问题与伍贻康、徐明棋、戴启秀、崔宏伟、丁纯、曹子衡、叶雨茗、杨海峰等座谈交流。

* 4月28日下午，德国学者 Michael Staack 教授应邀访问学会，就德国对外政策及乌克兰局势，与学会伍贻康、王志强、戴启秀、郑春荣、曹子衡、叶雨茗、杨海峰、刘丽荣座谈交流。

* 4月30日上午，学会召开中欧非三边关系研讨会，会议由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子衡主持，张忠祥、余建华、戴启秀、王志强、汪段泳、刘丽荣、叶雨茗、杨海峰及非洲学者可优等与会。

欧洲动态（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30日）

中欧关系

➤ 外交部网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对欧盟政策文件：《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文件称，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步入第二个十年的重要时刻，中国政府制订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目的是在总结过去十年中欧关系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昭示新时期对欧盟政策目标，规划今后五到十年合作蓝图，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文件在第二部分“新时期中国对欧盟政策”中提出，欧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战略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

⁶⁶ Interview: Merkel, Europe, and German 'Continuity', September 26, 2013, <http://www.cfr.org/germany/merkel-europe-german-continuity/p31499>, last accessed on 18.02.2014.

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政府重视欧盟的地位与作用，致力于同欧盟及其成员国一道，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欧洲经济复苏的进程中，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 欧洲时报4月4日，法国国家造币局2日发表公报称，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法国国家造币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底联合发行中法建交50周年同题材金银纪念币。这套中法文双语金银纪念币共4枚，法国国家造币局发行面值50欧元和10欧元的金银币各一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值100元和10元人民币的金银币各一枚。这是首次中法两国同时使用对方国家文字发行的纪念等值法定货币。这套纪念币上除了刻有两国文字，对两国建筑、文化、历史中最具代表性元素也做了对应设计：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牡丹花和鸢尾花……在方寸之间遥相呼应，蕴含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彰显了两个东西方文明大国彼此相互吸引、赞赏的精神。

➤ 外交部网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到访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李克强说，习近平主席前不久成功访德，两国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我期待年内访德并同默克尔总理共同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希望双方认真规划中德长期合作行动纲要，加强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在高水平上继续向前发展。李克强指出，德国是欧盟重要成员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方愿与德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在政治上为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经贸上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德方赞赏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德方期待李总理年内访德并举行政府磋商，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提高两国经济竞争力，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等交换意见。

➤ 外交部网4月16日，李克强总理应约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通电话。欧尔班向李克强介绍了匈牙利国会选举情况及匈新一届政府推进对华关系与合作的建议。李克强祝贺欧尔班领导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大选中取得好成绩并蝉联执政，祝愿匈牙利在国家发展和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李克强希望双方以今年中匈建交65周年为契机，密切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布达佩斯南绕城铁路等重点项目合作，加强农牧业、旅游业等合作，推动中匈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再上新台阶。欧尔班表示，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将致力于推进匈中关系，愿与中方共同办好两国建交65周年庆祝活动，落实好大项目合作，深化农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 外交部网4月22日，李克强总理会见到访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李克强指出，此访充分体现了中德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我欢迎默克尔总理年内正式访华。李克强表示，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中德有很多新的合作机遇，相信这些都将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带来巨大市场和商机。加布里尔表示，今年是德中关系不平凡的一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各层级交流密切。德国愿陪伴和支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希望中国成为德国投资和技术的目的地。德方愿同中方加强创新、技术研发等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机遇。

➤ 新华网4月23日,中英两国政府23日在北京举行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会议主题为“交流互鉴,共享未来”。李克强总理23日下午会见来华出席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的英方主席、英国卫生大臣亨特。李克强表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立两年来,与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一道,构成了两国关系的“三大支柱”,促进了双方宽领域、高水平的合作,推动了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李克强希望双方积极打造人文交流精品工程,努力扩大教育、卫生、青年、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使两国人民加强了解和理解,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亨特表示,英中互为重要合作伙伴,英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作用,扩大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英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 外交部网4月25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丹麦王国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于4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愉快地回顾了中丹友好交往,决定加强合作,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丹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务实合作富有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国。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巨大。丹麦在上述领域具备丰富经验和技術优势。双方要积极拓展贸易、投资、农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学生交往,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发展。中方愿同丹方共同努力,推动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李克强指出,希望中丹加强创新研发、清洁能源、教育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合作框架下,做好双方绿色智慧城市合作试点对接;进一步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开放、稳定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推动中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合作新格局。玛格丽特二世表示,很高兴时隔35年再次访问中国,亲身感受中国巨大的发展变化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丹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 新华网4月28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27日上午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馆29年来,首次有现任外国国家元首来访。

欧洲政治外交

➤ 新华网4月2日,根据新任法国总理瓦尔斯的建议,法国总统奥朗德2日公布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新内阁以前任内阁核心成员为班底,共由16名部长组成。外长法比尤斯、掌玺和司法部长托比拉以及国防部长勒德里昂留任。负责预算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卡泽纳夫出任内政部长。新内阁出现了两名新成员:社会党女政治家罗雅尔出任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长,第戎市长勒布萨芒担任劳工、就业和社会对话部长。法国前总理艾罗3月31日递交辞呈,奥朗德当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任命内政部长瓦尔斯为新总理,负责组建一个“精简”的新政府。

➤ 中新网4月2日,据外电报道,自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以后,芬兰与瑞典两国开始考虑是否寻求加入北约,放弃长达两个世纪的中立。芬兰与瑞典都是1995年才加入欧盟的。尽管两国都对北约存有疑问,但俄罗斯进兵克里米亚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两国可能都会增加国防支出,并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

➤ 中新网4月3日，据法国媒体报道，第四届欧盟与非洲峰会2日在布鲁塞尔开幕，有数十位欧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下午发表联合声明，柏林有意进一步支持欧洲派往中非的军事力量。报道称，这一联合声明展示了法德两国之间就承诺支持非洲安全与发展的协商。此外，欧盟已在4月1日正式启动对中非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欧盟计划向中非出兵近千人，其中法国军人450名。

➤ 国际在线4月6日，欧盟外长4-5日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非正式外长会议，就叙利亚局势、阿富汗选举等一系列外交事件进行了内部讨论，但其中备受关注的依然是乌克兰局势。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希腊外长维尼泽洛斯表示，欧盟的立场不变，也不会放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

➤ 国际在线4月9日，法国新任总理瓦尔斯8日在国民议会发表了就职以来第一次政策演讲，宣布减支减税以振兴经济的计划，随后法国国会举行了对新政府的信任投票。近50分钟的政策演讲，全面阐述了新政府在法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政策和施政纲领。其中演讲最主要的内容是如何减税、节支。在减少企业赋税方面，瓦尔斯宣布，截至2016年政府将推进一项总值为300亿欧元的企业劳动成本减免计划，其中包括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企业主的社会分摊金、将目前为33%的企业标准税率从2016年起逐步下调，到2020年降至28%、取消雇主为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缴纳额外福利税等一系列政策，以此减轻企业负担、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针对个人减税方面，瓦尔斯表示从2015年起法国最低工资收入者的工资税将会下调。瓦尔斯的执政演讲中除了涉及经济振兴政策之外，还对生态环境治理、促进司法公平、推动教育改革、加强社会治安等问题发表了政府观点。当晚，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对新政府进行了信任投票：最终奥朗德政府以306：239票成功过关。目前在国民议会577名议员中，执政党社会党共有289人，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席位。

➤ 中新社4月9日，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8日开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爱尔兰自1922年从英国独立以来，其总统首次访问英国。希金斯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爱尔兰和英国建立了紧密而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过去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同时也指出，两国在实现北爱尔兰的和平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英国外交部表示，希金斯此访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两国不仅可以藉此反思历史上的教训，更可以共叙两国相通的文化、价值观和家庭纽带。

➤ 国际在线4月28日，据德国《明镜》周刊与《图片报》27日报道，德国总统高克27日抵达土耳其，正式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在行程伊始，高克首先探访了位于土叙边境的叙利亚难民营，随后对驻扎在土耳其的德军士兵进行慰问。

➤ 国际在线4月29日，据日本NHK新闻网站29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29日至5月8日起出访欧洲6国（德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届时他将与各国首脑举行会谈。其中，在与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的成员德国、英国、法国的首脑举行会谈时，安倍将围绕乌克兰局势，在6月举行G7首脑会议前交换意见。此外，安倍还将在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迎来50周年之际，前往位于巴黎的OECD总部发表演讲，宣传日本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政策，欲以此吸引各国向日本投资。安倍还将在北约总部发表演讲，期望各国理解他所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及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主张。

欧洲经济

➤ 欧洲时报4月3日，德国新政府4月1日在部长会议上通过了设立法定最低工资的法案。这套法案规定：法定最低工资的毛时薪定为8.5欧元；将从2015年1月1日起实行；有些行业仍继续实行各自行业的工资协议，在一段过渡期之后，最迟从2017年起，法定最低工资将适用于所有的人，但18岁以下的年轻人、实习生以及长期失业者在被雇用之后的6个月期间内除外。设立法定最低工资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欢迎。

➤ 法国中文网4月5日，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日报道，法国新任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在接受法国 TF1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全球化为法国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例如工厂企业转向低劳动力地区，随之而来的工厂倒闭使大量民众失业。除解决就业问题外，瓦尔斯还表示，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削减财政赤字，将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而能否成功削减财政赤字，事关法国的国家信誉，“我们要让欧洲其他国家知道，法国有能力履行对欧盟做出的削减赤字承诺，提高自身竞争力，加速经济发展”。据悉，法国曾对欧盟方面做出承诺，在2015年前将财政赤字削减至3%以下，而最新公布的财政数据显示，2013年法国财政赤字仍高达4.3%。

➤ 欧洲时报4月9日，就在新总理瓦尔斯8日在国会两院发表施政纲领演说之前，法国海关、外交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释放法国经济利好消息：贸易逆差逐渐缩小，财政赤字减少，税收增加，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或将追赶德国。但专家同时表示，在迎接好消息的同时，还应冷静看待进口量减少等实质问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日提高了对法国增长率的预测，认为法国明年的增长幅度可望接近德国，与欧元区其它成员国相仿。IMF1月预测法国2014年的增长率是1%，1月的预测是0.9%。IMF 在全球经济状况春季预测报告中还维持了对法国2015年增长率的预测（1.5%）。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增长了0.3%。这些数字若得到证实，可使法国恢复到与欧元区其它成员国相同的增长水平，而且接近德国。

➤ 欧洲时报4月16日，欧盟议会15日以相当多数票通过了三项补充银行业联盟的关键法案，支持银行业联盟立法工作得以完成。欧盟金融服务专员巴尼耶在推特上指出，这些文本通过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体制，对欧元区所有银行实施监察并处理可能发生的破产案”。他称赞这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里达成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 中新社4月17日，英国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英国的失业率为6.9%，创过去五年来失业率新低。另一利好数据是，今年2月英国人的工资收入上涨1.7%，略微高于1.6%的通胀率。这是自2010年以来，英国人的收入增长率首次超过通胀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将英国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5%上调至2.9%，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上调至2.5%。

➤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4月24日，据欧盟统计局23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欧元区国家政府去年的平均财赤，从2012年相当于区内生产总值的3.7%降至3%，刚好是欧盟为各国政府财赤规定的上限。欧洲经济龙头德国再次表现强劲，去年的财政取得收支平衡，债务水平较前降低。法国则为提振经济苦苦挣扎，财赤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由于法国无法摆脱经济困境，欧盟允准巴黎再花多两年时间，也就是最迟2015年将比重降至欧盟规定的上限。

国际综合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mail@sies-cn.org

乌克兰局势

➤ 欧洲时报4月7日,乌克兰亲俄罗斯派示威者6日进攻乌克兰东部的数个政府办公楼,尤其是攻占了位于顿涅斯克的省行政大楼。此外,乌克兰拒绝接受俄罗斯对其提供的天然气供应新价格。乌克兰能源部长表示,本周将会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出口天然气价格提高80%进行协商,同时威胁如果协商失败,将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

➤ 新华网4月17日,国际在线4月18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为谋求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四方会谈17日在日内瓦举行。这是自去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为缓解乌克兰局势做出的第一次外交努力。会谈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同意采取措施缓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当天傍晚,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分别在日内瓦洲际大酒店举行了两场记者会。两人分别指出,与会各方在达成的文件中提到,应在乌克兰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侮辱性和挑衅行为,与会各方强烈谴责乌克兰境内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与会各方同意解除所有非法组织的武装,呼吁人们从被非法占据的私人 and 公共建筑物中撤出,主动从非法占用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撤出以及主动上缴武器者应获得特赦。欧安组织的特别监督团应协助乌克兰政府和当地社区立即采取具体措施,缓和该国紧张形势。美、欧、俄三方同时承诺支持欧安组织特别监督团工作,并为该监督团提供监督员。

➤ 中新网4月18日,据俄新网18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美国、欧盟和乌克兰等四方会谈最主要成果是,承认乌克兰危机应有乌人民自行解决,立即停止由逮捕示威者、占领各种大楼和广场引起的冲突,以及启动真正宪法改革的长期计划。

➤ 新华网4月24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23日共同启程前往与乌克兰邻近的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以了解乌克兰危机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德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德法两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化解乌克兰冲突,两国一致认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声明说,德法两国对于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的欧盟东部伙伴十分关切。

➤ 中新社4月25日,德国政府发言人25日称,该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再次要求其公开表示支持日内瓦协议。默克尔强调,如果乌克兰局势继续恶化,德国已做好准备参与西方对俄进一步制裁。默克尔在电话中向普京表示了自己对东乌克兰局势的“严重担忧”。不过,“继续寻找对话机会十分重要。在这场十分严重的危机中,必须探寻政治解决的所有可行性”。德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中新网4月26日,据外电报道,G7国家26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就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新制裁达成一致。声明中称,由于乌克兰下月就将举行总统选举,为确保民主选举成功及和平举行,会尽快采取制裁措施。此前G7国家曾威胁说,在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将对俄罗斯经济部门进行制裁。俄外交部此前表示,用制裁的说法与俄罗斯对话不合适,会适得其反。

➤ 中国日报网站4月29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继28日美国宣布对7名俄罗斯官员及17家企业实施制裁之后,29日欧盟也将15名俄罗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俄副总理科扎克、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尔贡。截止目前,制裁名单人数就此扩大至48人。